

困學紀聞

十

困學紀聞卷之十一

浚儀王 應麟 伯厚

攷史

戰國策張儀說秦王曰世有三亡而天下得之姚氏云韓非子

第一篇初見秦文與此同鮑氏失於攷證

呂成公應麟集文取此篇

鄒忌不如徐公美新序云齊有田巴先生行脩於外王聞其賢聘之將問政焉田巴改製新衣拂飭冠帶傾謂其妾妾曰佞將出門問其從者從者曰佞過於淄水自照視醜惡甚焉遂見齊王齊王問政對曰今者大王召臣臣問妾妾愛臣諛臣曰佞問從者從者畏臣諛臣曰佞臣至臨淄水而觀然後知醜惡也今王察之齊國治矣與鄒忌之言略同洪景廬謂孟

紀聞卷之十一

子所書齊景公問晏子與管子內言戒篇相似蓋傳記若是者多矣

齊負郭之民有狐咥者正議閔王斲之檀衢按呂氏春秋貴直論狐援說齊湣王曰殷之鼎陳於周之廷其社蓋於周之屏其干戚之音在人之遊亡國之音不得至於廟亡國之社不得見於天亡國之器陳於廷所以為戒王必勉之其無使齊之大呂陳之廷無使太公之社蓋之屏無使齊音充人之遊齊王不受狐援出而哭國五日其辭曰先出也衣締紵後出也滿圉圉吾今見民之洋洋然東走而不知所處齊王問吏曰哭國之法若何吏曰斲王曰行法狐援乃言曰有人自南方來鮒入而鯢居使人之朝為草而國為墟殷有比干吳有

子胥齊有狐援已不用若言又斫之東閭每斫者以吾參
二子者乎漢古今人表作狐爰注即狐咥也愚謂殺諍臣者
必亡狐援其洩治之類乎

齊威王封即墨大夫燕取齊七十餘城唯莒即墨不下田單以
即墨破燕齊王建將入秦即墨大夫入見畫臨晉武關之策
建不聽而亡吁何即墨之多君子也建能聽即墨大夫之謀
則齊可以勝秦矣國未嘗無士也

太平御覽引戰國策曰吳子問孫武曰敵人保山據險擅利而
處糧食又足挑之則不出乘間則侵掠爲之柰何武曰分兵
守要謹備勿懈潛探其情密候其怠以利誘之禁其牧採久
無所得自然變改待離其故奪其所愛今本無之

紀聞卷十一

樂間入趙燕王以書謝焉新序以爲惠王遺樂毅書

新序樂毅書君子絕交無惡言去臣無惡聲

戰國有兩公孫弘一在齊爲孟嘗君見秦昭王一在中山言司
馬憲招大國之威求相與漢平津侯爲三韓子云公孫弘斷
疑而爲越王騎是又一人也

禹貢正義鄭康成云戰國策碣石在九門姚宏云戰國策遺逸
如司馬正引馬紀謂周君徐廣引韓兵入西周李善引呂不
韋言周三十七王歐陽詢引蘇秦謂元戎以鐵爲矢史記正
義引九門本有宮室而居今本所無

晏元獻論秦穆公以由余爲賢用其謀伐戎夫臣節有死無貳
戎使由余觀秦終竭謀慮滅其舊疆豈鍾儀操南音樂毅不

謀燕國之意哉秦穆之致由余而闢戎土也失君君臣臣之
訓矣元獻之論有補世教故錄之

唐太宗問褚遂良曰舜造漆器禹彫其俎其事見韓子由余對
秦穆公曰舜作食器流漆墨其上國之不服者十三禹作祭
器墨染其外朱畫其內國之不服者三十三

薛士龍曰齊威之霸不在阿即墨之斷而在毀譽者之刑今按
毀譽者乃佞臣周破胡見列女傳

大事記魏以田文為相解題曰田文與孟嘗君姓名適同而在
前呂氏春秋審分覽作商文所載吳起問答與史記略同西
山讀書乙記謂田文游俠之宗主以主少國疑自任未知其
可也誤以為孟嘗君

王逸云屈原為三閭大夫三閭之職掌王族三姓曰昭屈景屈
原序其譜屬率其賢良以屬國士漢興徙楚昭屈景於長陵
以強幹弱支則三姓至漢初猶盛也莊子曰昭景也著戴也
甲氏也著封也非一也說云昭景甲三者皆楚同宗也甲氏
其即屈氏與秦欲與楚懷王會武關昭眡屈平皆諫王無行
襄王自齊歸齊求東地五百里昭常請守之景鯉請西索救
於秦東地復全三閭之賢者忠于宗國所以長久

陳軫傳卞莊子刺虎戰國策作管莊子索隱引戰國策作館莊
子館謂逆旅舍其人字莊子

晉楚之爭霸在鄭秦之爭天下在韓魏林少穎謂六國卒并於
秦出於范雎遠交近攻之策取韓魏以執天下之樞也其遠

交也二十年不加兵於楚四十年不加兵於齊其近攻也公
年代韓明年伐魏更出迭入無寧歲韓魏折而入於秦四國
所以相繼而亡也秦取六國謂之蠶食蓋蠶之食葉自近及
遠古史云范雎自為身謀未見有益於秦愚謂此策不為無
益然韓不用韓玘魏不廢信陵則國不亡

周赧王卒于乙巳明年丙午秦遷西周公而東周君猶存也壬
子秦遷東周君而周遂不祀作史者當自丙午至壬子繫周
統于七國之上乃得春秋存陳之義大事記周赧後即繫秦
朱子以為未當綱目以七國如楚漢並書之

七國齊魏趙韓皆大夫篡楚為黃秦為呂唯燕為舊國召公之
澤遠矣惠王不用樂毅太子丹乃用荆軻其能國乎

老泉謂秦之憂在六國蜀最僻最小最先取楚最彊最後取非
其憂在蜀也愚謂取蜀則楚在掌中矣白起所以再戰而燒
夷陵也

魯仲連書富比乎陶衛延篤注戰國策云陶朱公子荆王郢云
魏冉封陶商君封衛今按商君封於商非封衛也

李文叔書戰國策曰為是說者非難而載是說者為不易得使
秦漢而後復有為是說者必無能載之者矣愚觀董晉之答
回絕語李懷光譚忠之說劉總詞氣雄健有先秦風韓杜二
公之筆力足以發之也

董晉行狀
燕將錄

秦昭王五十一年滅周是歲漢高祖生於豐沛天道之倚伏可

畏哉

史記昭王五十一年
王卒皇甫謐曰高祖生

秦莊襄王元年滅東周三年始皇立而柏翳之秦亦滅二世元年廢衛君是歲諸侯之起者五國三年而秦亡然則滅人之國乃所以自滅也

秦皇欲以一至萬新莽推三萬六千歲歷紀宋明帝給三百年期其愚一也漢世祖曰日復一日安敢遠期十歲乎真帝王之言哉

魏公子退讓而口不忍獻五城尹翁歸不私而不敢見其邑子是以君子正容以悟之使人之意也消

籍語燔書秦欲愚其民而不能愚陳涉指鹿東蒲高欲愚其君而不能愚子嬰

韋昭洞曆記紂無道比干知極諫必死作秣馬金闕歌古歌尚質必無

秣馬金闕之語蓋依託也

賈生過秦曰秦孝公據殽函之固春秋時殽桃林晉地非秦有也

史記正誤索隱正義史刻通鑑考異古史大事記解題所及正者皆不著

五帝本紀列黃帝顓辛堯舜謂孔子所告宰予儒者或不傳及

春秋國語發明五德繫姓章矣書缺有間乃時見於他說五

峰胡氏曰仲尼繫易應叙制器致用兼濟生民者獨稱犧農

黃帝堯舜氏蓋以是為五帝也而顓辛無聞焉太史公所載

特形容之虛語爾朱文公曰易大傳孔聖之言八卦文字之

祖何故遺而不錄

舜年二十以孝聞年三十堯舉之年五十攝行天子事年六十

一代堯踐帝位踐帝位三十九年書正義曰舜年六十二為天子大禹謨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載乃求禪禹孟子云舜薦禹於天十七年是在位五十年明矣史記皆謬

夏本紀太康崩弟仲康立仲康崩子相立相崩子少康立左傳正義曰太康失邦及少康紹國尚有百載乃滅有窮本紀不言羿浞之事是遷說之疎

殷本紀祖乙遷於邢書正義曰鄭玄云祖乙去相居耿而國為水所毀於是修德以禦之不復徙也

小辛立殷復哀百姓思盤庚乃作盤庚三篇與書序違非也

太甲既立三年伊尹放之於桐宮居桐宮三年悔過反善伊尹乃迎而授之政謂太甲歸亳之歲已為即位六年遷說妄也

祖己嘉武丁之以祥雉為德立其廟為高宗遂作高宗彤日及訓與書序相違

帝陽甲之時殷衰自中丁以來廢適而更立諸弟子弟子或爭相代立比九世亂皇王大紀曰以其世攷之自沃丁至陽甲立弟者九世中丁之名誤也

太戊為太甲之孫三代表云太戊小甲弟則亦是沃丁弟太甲子書正義謂本紀世表必有一誤

周本紀不密末年夏氏政亂去稷不務不密以失其官而奔戎狄之間周語云不密自竄于戎狄之間韋昭云不密去夏而遷於豳詩正義案公劉之篇公劉避亂適豳公劉者不密之孫

古公有長子曰大伯次曰虞仲大姜生季歷左傳正義曰如史記之文似王季與大伯別母遷言疏繆大伯虞仲辟季歷適荆蠻若有適庶不須相辟知其皆同母也

詩人道西伯蓋受命之年稱王而斷虞芮之訟歐陽公以為妄

說五峰胡氏曰詩人言文王受命指其至誠動天得天人之

助耳李子思曰以虞芮質成之年為文王興王業之初則可

而謂文王於是自稱王則不可朱文公謂武成有惟九年大

統未集之說若在位五十年推之不知九年當從何處數

起亦未見史遷全不是歐公全是不若兩存之劉道原曰遷

書以文王受命七年而崩孔安國見武成篇故泰誓傳曰周自虞芮質成諸侯並附以為受命之年至九年文王卒劉歆三統曆以為九年

武王祭于畢觀兵盟津歐陽公曰伯夷傳又載父死不葬之說

皆不可為信程子曰觀兵必無此理今日天命絕則紂是獨

夫豈容更待三年林氏曰漢儒以觀政轉為觀兵而為周師

再舉之說

武王追思先聖乃褒封神農之後於焦封黃帝之後於薊封帝

堯之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陳禮記正義曰追思先聖乃封

之與樂記未及下車義反當以記為正

襄王母早死後母曰惠后生叔帶左傳曰母弟俱是惠后所生

正義曰史記謬也

周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呂成台古史案汲冢紀年共伯和干

王位故謚共和左傳王子朝告諸侯曰諸侯釋位以間王政

宣王有志而後效官推是而言則厲宣之間諸侯有去其位而代王為政者莊子曰共伯得之於丘首

舜封棄於郟號曰后稷詩正義曰稷之功成實在堯世其封於郟必是堯之封故箋傳皆以為堯本紀以后稷之號亦起舜時其言不可信也

武王伐紂卜龜龜不吉羣公皆懼惟太公強之書正義曰太公六韜云卜戰龜龜焦筮又不吉太公曰枯骨朽著不踰人矣彼言不吉者六韜之書後人所作史記又採用六韜好事者妄矜太公非實事也

穆王即位春秋已五十矣立五十五年書正義曰孔傳云穆王即位過四十矣不知出何書遷若在孔後或當各有所據

四六一

紀聞卷十一

八

明

秦本紀晉獻公虜虞君與其大夫百里奚以為秦穆公夫人媵於秦百里奚亡秦走宛楚鄙人執之穆公以五羖羊皮贖之范太史曰商鞅傳又載趙良之言曰五羖大夫荆之鄙人也自鬻於秦客被褐食牛期年穆公知之舉之牛口之下而加之百姓之上史記所傳自相矛盾如此宋文公曰按左氏媵秦穆姬者乃井伯非百里奚也

賜襄公岐以西之地襄公生文公於是文公遂收周餘民有之地至岐岐以東獻之周詩正義曰鄭氏詩譜言橫有周西都宗周畿內八百里之地則是全得西畿與本紀異案終南之山在岐之東南大夫之戒襄公已引終南為喻則襄公亦得岐東非唯自岐以西也如本紀之言文公獻岐東於周則秦之

東境終不過岐而春秋之時秦境東至於河明襄公救周即得之矣本紀之言不可信也

呂后本紀夾漈鄭氏曰遷遺惠而紀呂無亦獎盜乎

樂書得神馬渥洼水中為太一之歌後伐大宛得千里馬為歌中尉汲黯進曰云云丞相公孫弘曰黯誹謗聖制說齋唐氏曰按漢書武帝紀元鼎四年秋馬生渥洼水中作天馬之歌太初四年春貳師將軍廣利斬大宛王首獲汗血馬來作西極天馬之歌而元狩二年春三月丞相弘薨則先元鼎四年已八年矣汲黯傳渾邪王降之歲汲黯坐法免官隱田園者數年至更立五銖錢復起為淮陽太守居淮陽十歲而卒按武紀昆邪之降在元狩二年而行五銖錢在五年又十歲則

元封四年也其去太初四年尚六年則汲黯之卒亦久矣今樂書乃云得大宛馬而作天馬之歌汲黯嘗有言而公孫弘又從而譖之不亦厚誣古人哉况黯在武帝時始為謁者遷滎陽令稱疾歸乃召為中大夫又出為東海太守又召為主爵都尉又公孫弘請徙為右內史數歲而免官又數歲而起為淮陽太守則未嘗為中尉也假使黯之言在馬生渥洼之年則弘之死固已久矣漢書司馬遷傳言史記十篇有錄無書而注言樂書亦亡則此非遷之作明矣使遷在當時而乖舛如此不亦繆乎

天官書東宮蒼龍南宮朱鳥西宮咸池北宮玄武吳氏曰蒼龍朱鳥玄武各揔其方七宿而言咸池別一星名晉天文志所

謂天潢南三星曰咸池魚圉者是已豈所以總西方七宿哉
又列參白虎於昴畢之後何其類例之駁也

十二諸侯年表敬王四十一年孔子卒四十三年敬王崩周本
紀敬王崩子元王立八年崩子定王立六國年表定王元年
左傳盡此左傳正義曰杜世族譜云敬王三十九年魯哀公
十四年獲麟之歲也四十二年而敬王崩敬王子元王十年
春秋之傳終矣與史記不同史記世代年月事多舛錯故班
固以文多抵牾案世本敬王崩貞王介立貞王崩元王赤立
宗忠注引太史公書云元王仁生貞王介與世本不相應不
知誰是則宗忠不能定也帝王世紀敬王三十九年春秋經
終四十四年敬王崩子貞定王立貞定王崩子元王立是世
本與史記參差不同書籍久遠事多糾繆杜違史記亦何怪
焉

吳世家以光為諸樊之子僚為夷昧之子左傳正義曰世本云
夷昧及僚夷昧生光服虔云夷昧生光而廢之僚者夷昧之
庶兄夷昧卒僚代立故光曰我王嗣也是用公羊為說也杜
言光吳王諸樊子用史記為說也班固云遷采世本為史記
而今之世本與遷言不同世本多誤不足依馮故杜以史記
為正

傳言大伯端委仲雍斷髮史記云二人皆文身斷髮示不可用
文身斷髮自辟害耳遠適荆蠻則周人不知其處何以須示
不可用也皆遷之謬

石林葉氏曰以春秋傳考之斷髮文身蓋仲雍大伯無與焉

越王滅吳誅太宰嚭通鑑外紀曰左傳哀二十四年閏月哀公如越季孫懼因太宰嚭而納賂焉在吳亡後二年也嚭入越亦用事安得吳亡即誅哉

宋世家武王克殷微子肉袒面縛左牽羊右把茅書正義曰面縛縛手於後故口銜其鼻又安得左牽羊右把茅也

燕世家成王既幼周公攝政當因踐阼召公疑之作君奭書正義曰此篇是致政之後言留輔成王之意其文甚明遷安為說爾

衛世家莊公娶齊女為夫人而無子又娶陳女為夫人生子早死陳女女娣生完完母死莊公命夫人齊女子之詩正義曰禮諸侯不再娶且莊姜仍在左傳唯言又娶於陳不言為夫

人左傳言莊姜以為己子云完母死亦非也

武公殺兄篡國呂成公曰武公在位五十五年國語又稱武公年九十有五猶箴傲于國計其初即位其齒蓋已四十餘矣使果弑共伯而篡立則共伯見弑之時其齒又加長於武公安得謂之蚤死乎鬢者子事父母之飾諸侯既小斂則脫之史記謂釐侯已葬而共伯自殺則是時共伯已脫鬢矣詩安得猶謂之鬢彼兩鬢乎是共伯未嘗有見弑之事武公未嘗有篡弑之惡也

初宣公愛夫人夷姜左傳正義曰烝淫而謂之夫人謬也

鄭桓公世家云宣王庶弟年表云宣王母弟詩正義曰世家年表自乖異

號鄆果獻十邑桓公竟國之詩正義曰詩譜去公卒取十邑如世家則桓公皆自取十邑馬遷見國語有史伯為桓公謀取十邑之文不知桓身未得故傳會為此說耳外傳云皆子男之國號鄆為大則八邑各為其國非號鄆之地無由得獻之桓公也左傳正義曰葉鄭語桓公始謀未取之也武公始國非桓公也全滅號鄆非獻邑也遷之言皆謬齊世家胡公始徙都薄姑周夷王之時獻公因徙薄姑都治臨淄詩正義曰詩烝民云仲山甫徂齊傳曰古者諸侯逼隘則王者遷其邑而定其居蓋去薄姑遷於臨淄以為宣王之時始遷臨淄與世家異毛公在遷之前其言當有據

頃公十一年晉初置六卿賞鞏之功頃公朝晉欲尊王晉景公景公不敢當晉世家景公十二年齊頃公如晉欲上尊景公

為王景公讓不敢左傳正義曰此時天子雖微諸侯並盛晉文不敢請隧楚莊不敢問鼎又齊弱於晉所較不多豈為一戰而勝便即以王相許準時度勢理必不然齊侯朝于晉將授王遷之意所以有此說者當讀此傳將授王以為將授王遂飾成為此謬辭耳

魯世家哀公奔越國人迎哀公復歸卒於有山氏左傳正義曰傳稱國人施罪於有山氏不得復歸而卒於其家也遷妄耳齊世家周西伯昌與呂尚陰謀修德以傾商政其事多兵權與奇計故後世之言兵及周之陰權皆宗太公為本謀石林燕氏曰其說蓋出六韜夫太公賢者也其所用王術也其所事聖人也則出處必有義而致君必有道自墨翟以太公於文

王為忤合而孫武謂之用間且以嘗為文武將兵故尚權詐者多並緣自見說齋唐氏曰三分有二而猶事商在衆人必以為失時三后協心而後道洽在常情必以為無功二聖人信之篤守之固至誠惻怛之心寬厚和平之政浹於斯民固結而不可解此豈矯拂而偽為亦出於自然而已彼太史公曾不知此乃曰周西伯昌囚羗里歸與呂尚陰謀脩德以傾商政又曰周公聞伯禽報政遲乃歎曰魯後世其北面事齊矣此特戰國變詐之謀後世苟簡之說殆非文王之事周公之言也遷不能辨其是否又從而筆之於書使後人懷欲得之心務速成之功者藉此以為口實其害豈小哉

晉世家鄂侯卻立六年當魯隱五年卒子哀侯光立詩正義曰

卷十一

十三

案左傳隱五年曲沃莊伯伐翼翼侯奔隨秋王命虢公伐曲沃而立哀侯于翼六年翼九宗五正頃父之子嘉父適晉侯于隨納諸鄂晉人謂之鄂侯則哀侯之立鄂侯未卒世家言卒非也

獻公使士蔿盡殺諸公子而城聚都之命曰絳詩正義曰案左傳士蔿使群公子盡殺游氏之族乃城聚而處之則城聚以處群公子非晉都也言命聚曰絳非也

天子使王子虎命晉侯為伯周作晉文侯命夾際鄭氏曰于時去文侯十有五世而誤以文侯為重耳

申生母齊桓女也同母女弟為秦穆夫人夷吾母重耳母女弟也左傳正義曰案傳申生之母本是武公之妾武公末年齊

桓始立不得為齊桓女也號射惠公之舅狐偃文公之舅二
母不得為姊妹也皆遷之妾

夢天謂武王曰余命女生子名虞左傳正義曰邑姜方震而夢
明是邑姜夢矣安得以為武王夢也薄姬之夢龍據其心燕
姁之夢蘭為己子彼皆夢發於母此何以夢發於父是遷之
妾

陳世家桓公鮑卒弟佗其母蔡女故蔡人為佗殺五父及桓公
大子免而立佗是為厲公大子免之三弟長者名躍中曰林
少曰杵曰與蔡人共殺厲公而立躍是為利公詩正義曰案
左傳桓五年文公子佗殺大子免而代之則是佗自殺免非
蔡人為佗殺免也六年蔡人殺陳佗莖二十二年傳曰陳厲

公蔡出也故蔡人殺五父而立之五父與佗一人不得云為
佗殺五父也六年殺佗十二年陳侯躍卒則厲公即是躍躍
既為厲公則無復利公矣既誤以佗為厲公又妄稱躍為利
公世家言佗死而躍立立五月而卒然則躍亦以桓六年卒
矣而春秋躍卒在桓十二年非徒五月皆史記之謬左傳正
義曰束皙言遷分一人以為兩人以無為有謂此事也

舜居媯汭其後因姓媯氏左傳正義曰世本舜姓姚氏虞思猶
姓姚也至胡公周乃賜姓為媯謂胡公之前已姓媯妄也

楚世家高陽生稱稱生卷章卷章生重黎高辛氏之火正能光
融天下帝嚳命曰祝融詩正義曰楚語稱顓頊命南正重司
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則黎為火正高陽時也言

高辛者以重黎是顓頊命之庶及高辛仍為此職故二文不同也黎實祝融重為南正而楚世家同以重黎為祝融謬也世家又云帝嚳誅重黎而以其弟吳回為重黎後復居火正為祝融鄭語以八姓為黎後者以吳回繫黎之後復居黎職故本之黎也左傳少皞氏有子曰重顓頊氏有子曰黎史記以重黎為一人又言以吳回為重黎皆謬

蚡冒卒弟熊達立是為楚武王左傳正義曰杜注蚡冒楚武王父不從史記劉炫以世家規杜云蚡冒是兄不得為父

莊王即位三年伍舉入諫曰願進隱愚按莊王時有嬖人伍參其子伍舉在康王時康王莊王之孫呂氏春秋審應覽云荆莊王立三年不聽而好聽成公賈入諫曰願與君王聽新序

云士慶然則非伍舉也

燕世家孟軻謂齊王曰今伐燕此文武之時不可失也朱文公曰或問勸齊伐燕有諸史記蓋傳聞此說之誤

三代世表稷契皆為帝嚳之子堯亦帝嚳之子左傳正義曰世族譜取史記之說又從而譏之案鯀則舜之五世從祖父也而及舜共為堯臣堯則舜之三從高祖而妻其女此史記之可疑者

杞世家其殷後則初封武庚於陂墪復以叛而誅之更命微子為殷後詩正義曰書序微子之命是宋為殷後成王始命之樂記武王投殷之後於宋其實武王之時始封於宋未為殷後也成王命為殷後當爵為公地方百里史記以為成王之

時始封微子於宋與樂記又乖

管蔡世家武王同母兄弟十人蔡叔周公弟也左傳正義曰僖二十四年傳富辰言文之昭十六國蔡在魯上明以長幼為次賈逵等皆言蔡叔周公兄故杜從之

聃季載杜云毛叔聃又不數叔振鐸者杜以振鐸非周公同母故不數之或杜別有所見不以管蔡世家為說

魏世家三十六年惠王卒左傳後序曰古書紀年篇魏惠王三十六年改元從一年始至十六年而稱惠成王卒即惠王也疑史記誤分惠成之世以為後王年也朱文公曰惠襄哀之年見於竹書明甚史記蓋失其實即子皇極之書乃從史記而不取竹書

太史公曰天方令秦平海內其業未成魏雖得阿衡之佐曷益乎史通曰論成敗者當以人事為主必推命而言則其理悖矣

趙世家趙朔娶晉成公姊為夫人左傳正義曰案傳趙衰適妻是文公之女若朔妻成公之姊則亦文公之女父之從母不可以為妻且文公之卒距此四十六年莊姬此時尚少不得為成公姊賈服先儒皆以為成公之女故杜從之

屠岸賈誅趙氏殺趙朔趙同趙括又云公孫杵臼取他兒代武死程嬰匿武於山中居十五年左傳正義曰藥書將下軍則於時朔已死矣不得與同括俱死也晉君明諸臣強無容有屠岸賈輒廁其間如此專恣呂成公曰史記失於傳聞之差

是時晉室正盛而云索莊姬子於宮中晉宮中自有紀綱不容如此趙嬰已亡而云與同括同時死以二者攷之見其言孔子世家王文公曰仲尼之才帝王可也何特公侯哉仲尼之道世天下可也何特世其家哉處之世家仲尼之道不從而大置之列傳仲尼之道不從而小而遷也自亂其例淇水李氏曰欲尊大聖人而反小之其所以稱夫子者識會稽之骨辨墳羊之怪道楛矢之異測桓釐之災斯以為聖而已矣何其陋也皇王大紀曰遷載孔子言行不得其真者尤多

伯夷傳朱文公曰孔子謂求仁得仁又何怨傳但見伯夷滿身是怨致堂胡氏曰叩馬之諫孔氏未嘗及也

武王伐商即位已十一年矣安得父死不葬之語

紀綱卷一

十一

以

仲尼弟子傳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強晉而霸越通鑑外紀曰戰國之時齊魯交兵者數矣一不被伐安能存哉田氏弱齊一當吳兵安能亂哉吳不備越而亡勝齊安能破哉四卿擅權晉以衰弱修兵休卒安能強哉越從吳伐齊滅吳乃強此安能伯哉十年之中魯齊晉未嘗有變吳越不為是而存亡遷之言華而少實哉

有若狀似孔子共立為師宋景文公曰此鄒魯間野人語耳觀孟子書則始嘗謀之後弗克舉安有撤坐之論乎

宰予與田常作亂龜山楊氏曰田常為亂於齊齊君蓋弗勝也宰予附田常則誰得而殺之使其為齊君而死則予何罪焉當是時有闕止字子我死於田常之亂是必傳之者誤而為

宰我也

孟子列傳梁惠王謀欲攻趙孟軻稱大王去邠葛氏曰於孟子無所見但有對滕文公之語

刺客傳說齊唐氏曰諸侯棄甲兵之讎為盟會之禮乃於登壇之後奮匕首而劫國君賊天下之禮者非沫乎君臣之義有死無隕專諸感公子光之養而親刺刃於王僚賊天下之義者非諸乎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政纔終母之年遂殺身以為仲子賊天下之仁者非政乎樊將軍以困窮歸燕丹軻說取其首以濟入秦之詐賊天下之信者非軻乎以賊禮賊義賊仁賊信之人並列於傳又從而嗟歎其志不亦繆哉豫子以不忘舊君殺身而不悔抗節致忠行出乎列士乃

引而實諸四子之間不亦薰蕕之共器乎

張叔傳未嘗言案人呂成公曰景帝誅鼂錯時丞相青翟中尉嘉廷尉毆劾奏錯之大逆無道錯當要斬父母妻子同產無少長皆弃市廷尉毆即張毆也安得為不案人哉則毆固謹於細而略於大也

商君傳趙良曰五殺大夫相秦六七年而東伐鄭三置晉君呂成公曰秦穆納晉惠在僖九年納晉文在僖二十四年相距十九年

司馬相如傳贊揚雄以為勸百而風一江氏案曰雄後於遷其久遷得引雄辭何哉蓋後人以漢書贊附益之

滑稽傳韓魏處戰國之時而云其君陪楚莊王葬馬史通謂以

後為先

貨殖傳子贛廢著鬻財史通曰太史公述儒林則不取游夏之文學著循吏則不言冉季之政事至於貨殖為傳獨以子貢居先成人之美不其缺如

酷吏周陽由傳與汲黯俱為忤司馬安之文惡俱在二千石列同車未嘗敢均茵伏漢書呂成公曰吾觀汲黯廷折公孫弘質張湯揖衛青所謂眼高四海空無人者也彼周陽由孤豚腐鼠何足以辱同車而反謂黯不敢均茵馮班固之陋至此愚按班史實本於史記

自序桀紂失其道而湯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秦失其政而陳涉發迹夾漈鄭氏曰湯武仗大義平殘賊易謂順天應人烏可與陳涉同日而並議哉

獵儒墨之遺文明禮義之統紀絕惠王利端作孟子荀卿傳鄭氏曰孟子距揚墨荀卿亦非墨子儒墨固異矣豈嘗獵其遺文哉

仁者有乎義者有取焉作游俠傳鄭氏曰游俠之徒未足為煦煦子子之萬一况能當仁義之重名乎

太史公論六家之要指西山真氏曰列儒者於陰陽墨名法道家之間是謂儒者特六家之一爾而不知儒者之道無所不該五家之所長儒者皆有之其短者吾道之所弃也談之學本於黃老故其論如此

封禪書皇王大紀曰自史遷載管仲言上古封禪之君七十有

二後世人主希慕之以爲太平盛典然登不徧於四岳封非十有二山入懷宴安不行五載一巡守之制出崇泰侈無納言計功行賞之實鐫文告成明示得意而非所以教諸侯德也泥金檢玉遂其侈心而非所以教諸侯禮也心與天道相反事與聖人相悖故太平之典方舉而天災人禍隨至者多矣梁許懋曰燧人之前世質民淳安得泥金檢玉結繩而治安得鐫文告成是故攷舜典可以知後世封禪之失稽想言可以知史遷著書之謬

魯世家開金滕書呂子進曰考之於書啓金滕之書在周公未薨前而無揃蚤事此蓋一事傳之者不同耳

張釋之傳事孝文帝十歲不得調張廷尉事景帝歲餘爲淮南

王相共氏曰漢百官公卿表文帝即位三年釋之爲廷尉至十年書廷尉昌廷尉嘉又二人凡歷十三年景帝乃立而張毆爲廷尉則是釋之未嘗十年不調及未嘗以廷尉事景帝也

匈奴傳夏道衰公劉變于西戎其後三百有餘歲戎狄攻大王亶父王天述曰自后稷三傳而得公劉自亶父三傳而武王滅商則公劉在夏之中衰而亶父宜在商之季世不啻五六百年而曰三百歲未知何所據

秦穆公得由余西戎服於秦後百有餘年晉悼公使魏絳和戎翟以左氏考之魯文公三年秦始霸西戎史記差襄公四年晉魏絳和戎裁五十餘歲

田敬仲世家齊人歌之曰姬乎采芑歸乎田成子史通曰田常見存而遽呼以謚此之不實昭然可見

蘇氏曰田常之時安知其為成子而稱之

周本紀秦取九鼎寶器而遷西周君於彘狐秦始皇本紀還過彭城齋戒禱祠欲出周鼎泗水使千人沒水求之弗得潘水李氏曰是時泗水在彭城宋之分九鼎何緣而至宋夫取九鼎者秦昭襄王也始皇乃莊襄之子也世數年歲相去不遠始皇東遊過彭城於泗水欲出周鼎竟不得兩說抵牾如此宋世家襄公之時其大夫正考父美之故追道契湯高宗殷所以興作商頌曹氏曰自戴公至襄公凡一百五十有一年正考甫既佐戴公而能至于襄公之時作頌何其壽耶朱氏曰太史公蓋本韓詩之說頌皆天子之事非宋所有其辭古奧

五言 紀開卷十一

二十一

亦不類周世之文

殷本紀曰微子數諫紂不聽乃與太師少師謀遂去比干強諫而死箕子佯狂為奴而後太師少師挾其祭樂器以奔于周武王乘此東伐劉氏度曰以書考之太師即箕子也少師即比干也若已殺比干囚箕子則所謂太師少師奔周者又何入也宋世家曰箕子不忍韋君之惡乃佯狂為奴比干見箕子諫不聽乃直諫而死微子曰義可以去矣於是太師勸微子遂行及武王伐商微子遂持其祭器造于軍門肉袒面縛以降于周今以論語考之微子則先去箕子奴次之比干死又次之聖人之言固有次第且微子已行矣則武王伐商之際何反歸于國以自取面縛之辱也蔡氏沉曰按左傳微子適

周乃在克商之後所謂去者特去其位而逃遯於外耳
伯夷傳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若伯夷者可謂善人非邪程子曰
天道甚大安可以一人之故妄意窺測如曰顏何為而夭
何為而壽皆指一人計較天理非知天也

秦廢太后逐穰侯朱文公曰經世書只言秦奪太后權蓋實不
曾廢

孔子世家匡人拘孔子益急孔子使從者為甯武子臣於衛然
後得去致堂胡氏曰穆公末武子之子相已與孫良夫將兵
侵齊武子非老則卒矣穆公卒應定公獻公凡三十七年至
靈公三十八年而孔子來使有兩武子則可若猶俞也其年
當百有五六十年矣何子長之疎也

三百

紀聞卷十一

二十二

三十一

三年不蜚不鳴楚世家謂伍舉進隱於莊王滑稽傳謂淳于髡
說齊或王此一事而兩見然莊王時嬖人伍參見左氏傳舉
其子也新序以為士慶呂氏春秋以為成公賈不言伍舉

困學紀聞卷之十一

